

#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 林徽因小说中的生命意识

科目编号: UASZ 3063

学生姓名: 胡凯婷

学位名称: 文学士 (荣誉) 学位

指导老师: 金进 导师

呈交日期: 15/4/2011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 (中文) 的部分条件

##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引言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简述	2
第三节 研究难题	2
第四节 前人研究	3-4
第二章 作者及其小说创作主题	5
第一节 林徽因生平	5-6
第二节 林徽因小说创作主题	6-7
第三章 “诚”的向往、体验和情感	7-8
第一节 解读“诚”的钥匙	8-10
第二节 “诚”的小说观	10-12
第三节 阐释“诚”的向往	13
第四章 美的短暂，悲剧底蕴的表现	14

第一节 悲剧意识的溯源·····	14-16
第二节 “逃遁”的行为方式·····	17-19
第五章 浓浓的人性或人道主义情怀·····	20
第一节 人道主义的定义·····	20-21
第二节 人道主义的关怀·····	21-24
结语·····	24-26
参考书目·····	26-27
参考期刊·····	27

# 林徽因小说中的生命意识

## 宣誓

仅此宣誓本论文是由本人所撰写的，论文中的任何参考他人的著作或资料，不管是文字的、电子的或是口头上的，都有注明出处及列在注释与参考书目中。

签名:

日期:

## 摘要

本篇论文注重作品分析，即从林徽因的短篇小说探讨她对生命的体悟，追求的“诚”、“凄美”和“人道主义”这三大主题。论文共分为五章论述之，在第一部分“引言”中阐明了撰写此论文的动机、研究范围、研究难题、前人研究结果及研究方法简述。

第二章是论述作者与其小说创作思想的关系。作者的生平家世背景会影响其创作思想，文学反映作者处在的时代背景就是社会现实，也反映了作者对生命及自身的疑问与感悟。

第三章叙述林徽因对“诚”的向往。此章分为两个小节：第一节谈林徽因之“诚”的小说观，包括作者对“诚”的定义和表明把“诚”表现在作品的必要性。第二节是要从林徽因的小说人物形象中阐释作者对“诚”的向往，从中探出作者如何以真实生活为例把“诚”体现在其作品中。

第四章叙述林徽因对生命的另一个感悟，即是一种韶华易逝，人生无常的悲凉。此章分成两节：第一节探讨作者悲剧意识的溯源。第二节论述作者透过逃遁与陷落的人物形象来静静地散发出一种对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感慨。

第五章是谈林徽因对人道主义的情怀。此章共为两小节：第一节是概述人道主义的定义。第二节是谈林徽因经常在作品中表露出浓浓的人性或人道主义情怀，表明了作者在真实命运里对人道主义的一种自由的渴望。

本论文将综合以上五章的论述作出总结。

## 致谢

首先，此份论文能够完成要感谢的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金进老师。感谢老师在写论文的过程中给予的意见以及帮助。所给予的意见有助于这份论文进行顺利。所给予的帮助是指参考书目的方面。此外，也要感谢老师容许我延迟交上论文初稿并在我做论文的过程中从没给予我任何压力，这一点实在太感谢老师了。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父母亲，感谢他们在我进行论文中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他们每天都会和我通电话了解关心我在金宝宿舍的读书生活状况。妈妈因怕我做功课赶夜车会累坏身子，所以妈妈就会时常炖补品和煮饭菜带去我宿舍探望我。这让我在没有老师给的压力和在温馨的情况下完成我的论文。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一班的姐妹淘，这分别是王慧欣、苏凌慧和戴嘉雯。我要感谢你们的支持与鼓励。在大家互相勉励下完成论文。除了论文，你们也让我在大学三年里多了好多的回忆。

最后，我更要感谢我的男朋友没埋怨我把时间花在课业上，反而还时常鼓励和劝告我要珍惜时间好好挨完这三年就解脱了。因此，真的很感谢他能体谅我的处境。这大学三年里学到的中文知识，这让我对中文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除了中文的知识，我还选修了我心仪的日文基础知识。

## 引言

近几年学界对林徽因研究逐渐深入，但主要局限于她的诗歌研究，她的小说因为数量少，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而又在研究林徽因的小说时，大多数学者都是把目光拘泥于其小说的艺术手法的探讨。因此，极少人从其作品内容和人物形象中窥探出真正的林徽因之心灵和她写其作品与自己的生命体悟的关系。笔者在细读文本的同时感觉到了一种韶华易逝，人生无常的悲凉。这也正是林徽因以一双冷静而客观的眼睛，看穿了人物的命运并静静地注视着人物的悲欢离合。笔者认为文学反映社会现实，也反映了人对生命及自身的疑问与感悟。而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都会带有作家本身无法释怀的情结。因此，本论文从三个主题的生命观出发，并以其小说内容和人物形象作为蓝本，探讨林徽因对生命的体悟。

### 第一节：研究动机

选择林徽因作为我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原因。研究原因一，多数人认识林徽因都是因为她的美貌和她跟徐志摩诗人的感情纠纷，从而才让许多人认识她而不是因为她的文学才华才出名。这一点对她而言是不公平的。而我也是因为在以徐志摩为研究对象的做课业报告时才认识林徽因。看了她的生平史料才了解到原来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中国女性作家，也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因此，在决定以谁来作为我论文的研究对象时，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她。

研究原因二，近几年学界对林徽因研究逐渐深入，但主要局限于她的诗歌研究，她的小说因为数量少，所以研究成果不是很多。然而就算有，大多数学者也多是把目光拘泥于其小说的艺术手法方面的探讨。极少人从其作品内容和人物形象中窥探出真



正的林徽因之心灵和她写其作品与自己的生命体悟的关系。因此，就这样构成了我论文研究的对象。

## 第二节：研究范围和方法简述

本论文的研究范围锁定在林徽因的小说与她的生命观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从“诚”这个文学创作思想出发，带出其生命体悟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然后再以“诚”作为“悲美”和“人道主义情怀”的钥匙，从而探讨出作者在小说里如何透过小说的内容情节与人物形象来体现出作者对生命的体悟。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林徽因的六篇短篇小说里的情节与人物形象作为研究她对生命的体悟为蓝本。

## 第三节：研究难题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林徽因存留下来的著作与她过人的才华是不相称的。然而，相对于林徽因自己的遗憾，近半个世纪来，我们对她的认识只停留在简单的层面，这难免会让人遗憾。不过，以林徽因的气质与才识，她注定属于曲高和寡的优秀人群，不可能也没必要让她成为坊间热谈的人物。我们感到忧心的是，林徽因生活圈中的人多已远去，一些健在的知情者也已经高龄，最大限度从直接或间接的当事人那里获取林徽因的生平资料和研究资料(包括口述史)已经越来越紧迫。这无论对林徽因文学研究还是对林徽因传记写作都是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的。

#### 第四节：前人研究

林徽因生前发表的小说作品仅有六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九十九度中》，另外五篇作品分别为《窘》以及“模影零篇”系列中的《吉公》、《文珍》、《钟绿》和《秀秀》。研究界多把目光投注于《九十九度中》。早在1935年，即在《九十九度中》发表一年之后，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健吾就撰文高度评价了这篇小说。李健吾指出在当时创作普遍不能控制过分膨胀的热情的状况下，林徽因却可以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来刻写人生的片段，而且是缩在这样短小的篇幅上，足见其创作的主体意识和价值所在。李健吾独到的眼光以及精到的分析，准确地把握了这篇小说的特色所在，而《九十九度中》也因其独特的价值被视为现代短篇小说的精品。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文艺理论和思潮涌入中国，更新了研究者的思维，研究者们普遍采用了新的视角来解读这篇小说。贺明华从“现代性”的角度分析了这篇小说，指出现代性在小说中具体表现为和谐美、以传统为平台的立异创新、无技巧的技巧、对人生的现代性感悟以及现代动力意识与不确定性的内容断裂和形式断裂，并做了分析。而王鹏飞、王艳云则从小说结构的断章式编织与人物塑造的虚实相间来分析，进而指出了小说融古典意味与现代风格为一体的艺术特色。这些研究更为清晰具体地展示出了《九十九度中》的创作特色及艺术成就，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研究者对《九十九度中》给予了热心的探索，但并未忽视林徽因的另外五篇小说。在对这五篇小说进行解读的同时，往往将它们与《九十九度中》联系起来，系统地考察了林徽因小说中所呈现出的独特的美学风格和现代意义。有研究者注意到小说《钟绿》的“主题与社会现实完全无关，它的思考也脱离了社会现实、行文有不似小说的浓郁的诗风，它的语言更是不带烟火气的美丽”，并指出“钟绿显然是林徽因理想的

完美化身，甚至于，连她的希腊血统也有象征自由与美的深意”。<sup>1</sup>而郭彩云则根据《钟绿》别具一格的书写方式将其视为一个典型的唯美文本。她通过对文本的详尽分析，进一步指出林徽因对美和艺术的感悟与主张，并就文学史由对唯美主义的不公正书写到渐渐意识到并认可唯美主义创作价值的现实情况出发，高度评价了林徽因文学创作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sup>2</sup>这是研究者首次注意到林徽因文学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一些研究者对林徽因小说创作的叙事方式及其所呈现出的美学风貌也做了研究。岳晓英注意到林徽因小说在叙事构成上呈现出一种独特“出走”模式，并指出这一设置反映了林徽因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极具张力的文化品格。<sup>3</sup>吕丽娜则从结构、视角和意境等方面全面分析了林徽因小说在叙事上的艺术特色，肯定了林徽因的小说丰富了京派的小说创作。<sup>4</sup>庄萱从叙事艺术的绘画、雕刻、建筑美等方面，探究了京派女作家小说审美的形式特征，并总结了其艺术创造的经验教训，尤其指出林徽因小说的叙事艺术所独具的建筑特色。<sup>5</sup>这些叙事学的批评方式为文本细读与林徽因创作意义演绎提供了更多的阐释空间。

从“现代性”的视角来解读林徽因的小说是近年来的一大研究趋势。吴积雷注意到林徽因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所造就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在小说中的体现，即小说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意识。他将这种现代性意识概括为“世俗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进而具体指出“世俗现代性”表现在对社会现代化、理性的向往，对自由幸福人生的不懈追求方面；而“审美现代性”则表现在对思想启蒙的怀疑，对现代社会的怀疑和批判，对淳朴乡村生活的向往以及反对文学意识形态化，追求文学诚实地表现自我、

---

<sup>1</sup>陈新华：《百年家族·林徽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195。

<sup>2</sup>郭彩云：《唯美的叙事——林徽因小说〈钟绿〉》，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页10-12。

<sup>3</sup>岳晓英：《论林徽因小说创作中的“出走”模式》，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页70-73。

<sup>4</sup>吕丽娜：《京派女作家凌叔华、林徽因小说的叙事艺术》，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页34-36。

<sup>5</sup>庄萱：《叙事艺术的绘画、雕刻、建筑美——京派女作家小说研究之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页64-69。

表现人性等等。<sup>6</sup>贺明华在其硕士论文中也详尽探讨了林徽因小说文本所呈现出的双重现代性特征。<sup>7</sup>从现代性视角分析和研究林徽因的小说创作，深刻阐释了林徽因丰富的文化思想，拓展并加深了对林徽因文学创作及思想构成的研究。

## 第二章 作者及其小说创作主题

林徽因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也是一位活跃在30年代文坛的“才女”作家。作为作家，尽管她曾经进行过各种体裁形式的创作，但她创作的作品数量并不多。就小说而言，其创作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31年到1937年，创作的作品也只有六篇。然而，就是这仅有的六篇小说却显示了作家过人的智慧，即她的小说创作不但一出手就表现得很不平凡，而且在各篇之间还显示着她的不断探索与试验：第一篇小说《窘》写一个落魄的中年知识分子爱上了老友小女儿的故事，它主要剖析的是这个中年人的“窘”的心理；第二篇小说是《九十九度中》，它截取的“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作者把北平“一天的形形色色”和“熙熙攘攘的世界”，“狡猾”而又“犀利”地披露在人们的面前；到了以“模影零篇”为总题的四篇小说，作者每篇都以故事的主人公命名，且每篇都集中写一个人物，这无疑又标志着林徽因对于人物“模影”的侧重。

### 第一节 林徽因生平

林徽因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领域，在“京派”作家圈中声誉鹊起；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归国后，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位女建筑师，成绩卓著，成为学界的杰出代表。

林徽因的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又经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深通中外文化，却从不崇洋，更不媚外”<sup>8</sup>。她成长的20世纪初期，正是中国社会复杂多变、个性思潮和民主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林徽因的才情、禀赋乃至个性，作为家

---

<sup>6</sup>吴积雷：《林徽因小说中的现代性解读》，（理论界），2006年，页188-189。

<sup>7</sup>贺明华：《林徽因小说现代性阐释》，芜湖：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年，序。

<sup>8</sup>陈钟英，陈宇：《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页329。

族的遗传，都直接来自父亲。她的父亲林长民，是民初闻名士林的书生逸士、风流才子，又是倡言宪政、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代著名政客。”<sup>9</sup>林徽因的身世决定了她对传统文化有一种天然的精神牵连，但她同时又深受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影响。她12岁入英国教会学校培华女中读书；16岁时，随父亲赴欧洲考察，并考入St. Mary College寄读，此学校是英国著名的爱丁堡大学的专科学校。到了20岁的时候，她又与梁思成远赴美国留学，找到了“所喜爱的民主精神”<sup>10</sup>。这一路走来，林徽因自己也说：“我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sup>11</sup>；卞之琳说：“林徽因一路人，由于从小得到优越教养，在中西领域之间、文化之间，都是去来自如……她身心萦绕着传统悠久的楼宇台榭，也为之萦绕不绝。”<sup>12</sup>林徽因第一篇见诸报端的文学作品，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是文学创作，而是一篇翻译作品，即1923年当时年仅19岁的林徽因翻译的王尔德的童话《夜莺与玫瑰》。出手即不凡，刊登在《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文笔虽稍显稚嫩，但这作为一个信号至少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那就是林徽因已经初显出中西方双重文化的影响。当然，在日后的人生道路中，这种影响将对她产生更积极的作用。

## 第二节 林徽因小说创作主题

在这样的家世和教育背景下，林徽因终其一生都是艺术的热爱者和追求者。并且“她的真正热情还在于文学艺术，不论表现为语言还是写作。它们才是使她醉心的表达手段”<sup>13</sup>。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文艺圈里，林徽因声名远播，但她并不是一位专业的文学创作者。她的专业是建筑学，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仅仅是她的业余爱好。然而这并不妨碍她对文学的热爱和参与热情，她正是以“局外人”

---

<sup>9</sup>陈新华：《百年家族·林徽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21。

<sup>10</sup>陈新华：《百年家族·林徽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120。

<sup>11</sup>陈学勇：《林徽因文存：散文、书信、评论、翻译卷》，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页110。

<sup>12</sup>陈钟英，陈宇：《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页328。

<sup>13</sup>陈钟英，陈宇：《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页332-333。

的姿态介入到“圈内人”的活动当中。这样的立场，可以使她参与文学创作时，有一个更平和的心态和更客观的视角。林徽因这位文学爱好者和参与者，是抱着专业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来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

在林徽因参加丰富的文学活动的过程中，她个人的创作也日趋成熟，对于文学的观点和思想也在创作活动的过程中逐渐沉淀，并慢慢萌芽、发展和成型。林徽因直接表达她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思想的理论文字很少，正如她的创作一样，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她为数不多的几篇评论和散文中，归纳并把握她的文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和脉络。

## 第二章 “诚”的向往、体验和情感

一代才女林徽因虽然给我们留下的文学作品并不很多，但她“真诚”的创作理念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在她的小说中体现出了这种真诚地描绘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写作态度，这是林徽因小说的写作特色，也是其作品至今仍有魅力的原因。

林徽因在 1936 年 5 月致信费慰梅说：“每当一个作品纯粹是我对生活的热爱的产物的时候，我就会写得最好。它必须是从我的心坎内爆发出来的，不论是喜还是悲。”<sup>14</sup>从这封信的内容可看出她对“诚实”的创作推崇。其次，林徽因在《悼志摩》和《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两文中多次称赞徐志摩：“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体会情感的切实”<sup>15</sup>；“单纯的信仰和诚恳的尝试，为同业者奋斗，卫护他们的情感的愚诚”，“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sup>16</sup>可见，她对徐志摩那种真诚的写作态度和情感的真挚流露是十分推崇。

---

<sup>14</sup>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362。

<sup>15</sup>林徽因：《悼志摩》，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页4-6。

<sup>16</sup>林徽因：《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页20-21。

此外，蓝棣之在《作为修辞的抒情》中也有强调林徽因的文学理念是向往“真诚”的。如他探寻了林诗之“核”是描绘作家“熟识的生活”，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sup>17</sup>这是一种“真诚”的创作理念，林徽因的作品（诗歌、小说和散文）中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理念。

总的来说，林徽因所说的所谓“诚实”、“愚诚”和“诚恳”，实际上就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即以“诚”为中心，一方面对文学创作要有诚实的态度；另一方面要有“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情感的真诚。这两方面构成了林徽因“诚”的文学观的主要内容。因此，相对于当今的文学潮流，其作品仍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原因大概正基于此。<sup>18</sup>

### 第一节 解读“诚”的钥匙

林徽因非常崇尚理性与自由、情感与人性，这与她生活的时代、出身和受教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中西合璧式的‘双重文化’的完美储备，是坦诚自尊、平等自由的独立人格，是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念，还是全面公正、兼容并蓄的开阔眼光。”<sup>19</sup>

“诚”正是她一生奉行的民主精神在文学观上的体现，这包括了对文学诚实的态度，那就是少功利目的，追求纯正的文学审美。在对徐志摩的评价上，林徽因就以艺术态度的“诚实”作为衡量的主要标准：“你这写诗的动机是不由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sup>20</sup>但“诚实”更多体现的是个体主观在生活中所体验感情的“诚实”。在她第一次见到萧乾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

---

<sup>17</sup>蓝棣之：《作为修辞的抒情——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5年，页135。

<sup>18</sup>林清：《谈谈林徽因的小说创作理论》，普中学院学报，2006年，页5。

<sup>19</sup>陈新华：《百年家族·林徽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56。

<sup>20</sup>陈学勇：《林徽因文存：散文、书信、评论、翻译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页6。

这很难得。”<sup>21</sup>例如“她欣赏沈从文作品，说沈从文有生活”<sup>22</sup>。她认为徐志摩“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sup>23</sup>。她在写给朋友费慰梅的信中表示：“每当一个作品纯粹是我对生活的热爱的产物时，我就会写得最好。它必须是从我的心坎里爆发出来的，不论是喜还是悲。必得是由于我迫切需要表现它才写的，是我所发觉或熟知的，要么是我经过思考才了解到的，而我又十分认真、诚恳地想把它传达给旁人的。”<sup>24</sup>

除前文中所提到的“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外，林徽因在创作中重视情感、生活与体验的感受是显而易见的。“凡是在横溢奔放的情感中时，我便感觉抓住一种生活的意义，即使这横溢奔放的情感所发生的行为上纠纷是快乐与苦辣对渗的性质，我也不难过不在乎。我认定了生活本身原质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我所谓极端的、浪漫的或实际的都无关系，反正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sup>25</sup>

“所谓体验是经验中见出意义、思想和诗意的部分”<sup>26</sup>。可以说，文学正是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转换形态。文学的心灵性就是作者生命体验的审美表现。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情者文之经”，情感是体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特征，“体验的出发点是情感，主体总是从自己的命运、遭遇以及全部的文化的情感的积累出发去体验和揭

---

<sup>21</sup>萧乾：《才女林徽因/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序。

<sup>22</sup>陈学勇：《林宣访谈录/林徽因寻真——林徽因生平创作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页146。

<sup>23</sup>陈学勇：《林徽因文存：散文、书信、评论、翻译卷》，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页321。

<sup>24</sup>陈钟英，陈宇：《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序。

<sup>25</sup>陈学勇：《林徽因文存：散文、书信、评论、翻译卷》，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页79-80。

<sup>26</sup>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75。



示意蕴；而体验的归结点也是情感，体验的终结常常是一种更深刻的情感的生成。”<sup>27</sup>

体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非常重要，具有强大的美学功能，“使艺术形象具有生气勃勃的活力和诗意的超越”<sup>28</sup>。而林徽因恰恰以她对文学敏锐的触觉，认识到了在生活中情感体验的重要性，在文学评论和创作上，都贯彻了这一观点，她认为“创作的主力固在心底”<sup>29</sup>，“所以一个作者，在运用文字的技术学问外，必须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感觉和了解之间，理智上进退有余，情感上横溢奔放，记忆与幻想交错相辅，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笔力才现着活力真诚”<sup>30</sup>。

在林徽因创作的六篇小说和一个尚未写完的剧本中，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劳力者和女性三类形象。在事业与年龄压力下生存尴尬的知识分子维杉、大胆求生的丫鬟文珍、被压抑的技术天才吉公、薄命美人钟绿、胸襟坦荡的挑夫等，都是普通人平凡生活的真实体验和写照，又是寻常人中的“传奇”。对于这些形象的描绘都浸透了她对生活的思考和情感的体验。

## 第二节 “诚”的小说观

所谓“诚”，它是一个与儒家伦理紧密相关而又在中国文学中不断得到丰富的重要概念。它是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王充与“虚妄”相对的“外内表里，自相副称”的“胸臆”之“实诚”，在金圣叹那里又是与个人性情紧密相关的“心中之所诚”和“澄怀格物”之“忠恕”，到了现代，周作人则把它与“伟大的说谎”相比照，并把“诚”与“不诚”作为界定文学“言志”与“载道”的好坏

---

<sup>27</sup>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76。

<sup>28</sup>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83-84。

<sup>29</sup>陈学勇：《林徽因文存：散文、书信、评论、翻译卷》，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页138。

<sup>30</sup>陈学勇：《林徽因文存：散文、书信、评论、翻译卷》，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页145。

标准。<sup>31</sup>在双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林徽因，就频繁地使用这种价值判断，无疑也给它增添了更多新的内涵。

京派的主要作家和理论家沈从文曾于 1933 年 10 月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引发“京派”与“海派”论争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提倡文学者要“诚实”地对待创作，他认为伟大作品的产生，“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sup>32</sup>。作为“京派”的一名成员，或者说是主要参与者，林徽因的“诚实”创作观正是他这一倡导的呼应并将其深化发展的产物。更应注意的是，她的这一主张是针对当时文学界存在的创作误区提出来的。当时左翼文坛的一部分作家忽视文学创作的规律，脱离现实生活，制造假浪漫和假感伤主义，林徽因在她的《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批评了这一错误做法：“故意地选择了一些特殊浪漫，而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来做题材，然后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sup>33</sup>这可以说，她的批评是切中时弊的，看到了 1930 年代文学创作中存在过于浪漫（主义）的问题。

“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读者、作者、作品、世界等四个要素或环节构成的整体活动及其流动过程和反馈过程，”<sup>34</sup>林徽因的“诚”的小说观恰暗含了这四个要素的运动过程。这集中体现在她的《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一文中。

首先，她强调读者阅读鉴赏的诚实态度对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她认为“如果读者对创造界诚恳地抱有很大的理想。心里早就叠着不平常的期望。但只要读者诚实的

---

<sup>31</sup>阎开振、孙月冬著：《林徽因的文学观和她作品中徐志摩》，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页 50-53。

<sup>32</sup>林清：《谈谈林徽因的小说创作理论》，普中学院学报，2006 年，页 5。

<sup>33</sup>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年，页 29。

<sup>34</sup>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页 5-6。

反应，我们都不害怕，”<sup>35</sup>又认为“作品的估价永远操在认真的读者手里”<sup>36</sup>，指出诚实认真的读者是作品的公正评判者。她认为这需要有作者对文学的诚实态度为前提，认为“创造艺术的认真”是毫无疑问的，对当时摒弃“前一时代在流畅文字的烟幕下，刻薄地以讽刺个人博取流行幽默的小说”的“努力创造者”十分赞赏。<sup>37</sup>她认为“作品最主要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利之上。”她强调作品的诚实主要是指作品要反映作家所体验的“主观情感的真诚”，“小说的情景即使整个是虚构的，内容的情感却全得藉力于逼真的，体验过的情感，毫不能用空洞虚假来支持伤感的情节！”<sup>38</sup>林徽因又从反面对“浪费文字来夸张虚伪的情景和伤感”的创作现象批判，认为认真的读者“自然要感到十分的不耐烦和失望的。”<sup>39</sup>因此，作品反映的“世界”应是作者“自己所熟识的生活”，但“所谓诚实并不是作者必须实际的经过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出得出的情景或人性。”<sup>40</sup>这样，“诚”的小说观就统一为读者、作者、作品与世界互动下的态度诚实与情感真诚。

具体来看，首先林徽因小说对生命存在的基本状况诚实关注，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她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局限，力图突破生活狭小“窗子”的限制，进入时代的洪流。<sup>41</sup>她的小说就以自己最真实的情感展示了对这个时代及窗外生存状态的思考。

---

<sup>35</sup>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页27。

<sup>36</sup>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页30。

<sup>37</sup>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页28。

<sup>38</sup>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页29。

<sup>39</sup>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页29。

<sup>40</sup>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页29。

<sup>41</sup>林徽因：《窗子以外》，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页9。

### 第三节 阐释“诚”的向往

《九十九度中》就是作家大胆尝试用真实的生活情景来“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的成功范例。这篇小说采取了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统一的手法，这种手法在叙事上会明显带有自我情绪化的特征，有时连客观叙事的“我”也消失，而采取全知的视角，随处可见的生活片段被不经意贯穿起来，文笔干脆利落，寓真实性于随意性之中，更见平实生活中所隐含的生活的深刻性。

在家人为张家老太太祝寿的情节中，穿插写了在九十九度高温天气之下，有人在欢乐，有人在死亡，老年人在被利用，青年人在苦苦挣扎，而小孩子在不断憧憬。他们麻木、愚昧，在日益腐化、堕落的都市生活中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用普通城市生活的肮脏压力，展示现代人生的错厄与怪诞：“老太太颤巍巍地喘息着，继续维持她的寿命。杂乱模糊的回忆在脑子里沉浮。兰兰七岁的那年……送阿旭到上海医病的那年真热……生四宝的时候在湖南，于是生育，病痛，兵乱，行旅，婚娶，没秩序，没规则地在她记忆下掀动。”来祝寿的人被寿星遗忘，而寿星却记得过去的病痛、兵乱、婚娶、生育等一系列场景。

与此同时，饭店挑夫在送饭，车夫在打架，堕落的男人在调戏女人，所有的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这不是简单的罗列，是对生活横段面的真实截取，是林徽因从生活中获得的驾御轻熟的材料。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她发现生活本身就是杂乱无章、不可理喻的，发现在现实的都市社会生活中，人性的堕落和停滞。林徽因以一个平民的视角，给平实的都市生活以人文关怀，在小说中揭示的是女性和贫民的生存状态。她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如实地描述着自己所看到的社会不公现象，表述出对弱者的同情。

### 第三章 美的短暂，悲剧底蕴的表现

林徽因出身名门，是个地道的贵族少女。年少时父母不和，造成她孤独而感伤的童年。后来父亲为了让她多见世面，带她去英国留学。在英国，她接触了大量的启蒙思想，使她更坚定了自己对于爱 and 美的追求。所以，林徽因写小说不是从阶级观念出发，也不是从政治观念出发，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林徽因在《文艺丛刊小说题选记》中总有论述，她说：“文学作品最主要的是诚实。诚实比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利更重要。所谓的诚实不是说作者必须经历自己作品所描写的生活，而是说，小说的内容即使完全是虚构的，情感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作者在情感上能体验得出的情景和人性。许多人在写作中故意选择一些自以为很浪漫，自以为却并不了解的生活为表现题材，这样不好！……”<sup>42</sup>那么，她小说中所表达的美和其他作家所表达的“美”的不同之处是林徽因的“诚实的美”这一思想理念。

#### 第一节 悲剧意识的溯源

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都带有作家无法释怀的情结，而林徽因在小说里创设的人物世界带有浓郁的悲剧意味。阅读她的作品，常有一种人生无常，世事荒凉的悲叹。缔结在林徽因作品里的悲剧情结，大致由两个方面形成：一是个人记忆，二是集体记忆。

林徽因经历过童年时期父母不和的破碎家庭，在她幼年的记忆里，父亲就是那个常年不在家的人，父亲从日本寄回来的信对她和母亲仅仅是一笔带过的问候语。她很小就知道，父亲不喜欢母亲，母亲的心里很苦，常背着人哭。幼时的林徽因既怨恨父亲对母亲的冷漠无情，又折服于父亲的学识修养和豁达胸襟，既怜悯母亲的生存处境，又责怪母亲的眼泪和控诉反而使父亲离她越来越远。这种幼年时代复杂的感情成为了林徽因一生的心灵枷锁，给她留下了永久的痛苦记忆。在林徽因1935年至友人费慰梅

---

<sup>42</sup>陈学勇：《林徽因文存：散文、书信、评论、翻译卷》，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页142-145。

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知道我自己其实是个幸福而走运的人，但是早年家庭战争，已使我受到了永久的创伤”。<sup>43</sup>在林徽因后来的人生里，悲剧事件并没有终结，对她文学创作有深远影响的挚友徐志摩的英年早逝，让她沉默了四年之久，“直到四年之后即1935年，林徽因才写了一首诗一篇散文，隐约道出了她对亡友徐志摩的怀念。”<sup>44</sup>而林徽因的父亲在军阀混战中的不幸死亡，以及来自于自身身体的病痛折磨等一系列事件对她更是雪上加霜，给她精神上带来了更加深重的打击。自然的，她身上也就隐约显露出一种悲观的精神气质。弗洛伊德所说：“现时的强烈经验唤起了作家对早年经验(通常是童年时代的经验)的记忆，现在，从这个记忆中产生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又在现实中得到实现。作品本身展示两种成分：最近的诱发场合和旧时的记忆。”<sup>45</sup>林徽因经历的所有不幸对她后来的创作影响极为深远，在她所创作的六篇小说里，或多或少打上了她自身生活的烙印，如《模影零篇——绣绣》中绣绣所经历的家庭不和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自己童年的生活状况，而绣绣所经历的精神折磨也折射了林徽因自身所经历的精神创痛。挚友的不幸遇难也让她相信命运的残酷无情，世事的无常变换，人终究抵挡不了命运的安排。在《模影零篇——钟绿》中，林徽因就传达了她的宿命观。林徽因在小说中灌注了她独特的哲理思考，这些思考的结论不仅包含了人物命运的不可琢磨，还包含了人类的命运在社会突变下的无所适从，这些结论不仅蕴藏了林徽因无法排解的悲剧意识，还体现了她对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人类的深切同情。

作家除了拥有个人记忆之外，都无可避免地拥有一种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指的是民族文化或者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个人心理深处积淀的产物。这种集体记忆是林徽因小说悲剧意识的又一来源。就林徽因而言，以写诗歌进入文坛的她，作为新月派的一员

---

<sup>43</sup>费慰梅：《回忆林徽因》语文世界，2001，页356。

<sup>44</sup>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248。

<sup>45</sup>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页36。

深受英国浪漫派，如早期的布莱克、新兹渥斯、拜伦、雪莱、济慈，到后来的维多利亚时期诗人、先拉斐尔派以及晚期的哈代等的影响。新月派的诗作大多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及其想象力，流露出忧郁感伤情调和西方唯美主义气息，林徽因继承了浪漫主义诗人的感伤抒情的创作风格，在她的作品中经常流露出对短暂的美之感怀。小说《模影零篇——钟绿》中的钟绿就是充满诗意的美的化身。她有动态的美，也有静态的美，然而这样的美却是可遇不可求的。作者在她身上阐释了美是短暂的这一朴素的生命真理。短暂的，易逝的美是让人痛苦让人哀伤的。林徽因以写诗歌一样忧伤的笔墨来构筑她的小说世界，诗歌耽于美的创作风格映照在小说中，让小说具有了空灵而哀伤的审美效果。林徽因将诗意的宿命气息和现实的残酷杂糅在一起，为我们呈现了一些在悲剧的怪圈里无谓挣扎的苦涩灵魂，她以独具才情和艺术敏感力构筑了诗性盎然的审美空间，执着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探询，执着于对人类命运的追寻，在林徽因竭诚的探询背后，我们清晰地看到社会现实下人们背负的重压和命运传递的无常信号。

林徽因个性突出，内心感情世界丰富复杂，她用生命的体验去触及周围的社会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她是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心理体会、个性因素如雪融水地化入到小说当中，悲剧意识作为林徽因生命探索的形态，始终回旋在她的小说创作中。这是一个创作者对自己本真的生命体验的真实描摹，林徽因在小说里力图传达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客观还原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这一切都以“诚实”作为内趋力。因此，林徽因的小说是本色的作品，寄托着她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悟，她从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关注命运不好的人们，给予她们同情而关怀的目光，感悟年华易逝，美的短暂。

## 第二节 “逃遁”的行为方式

林徽因的小说里，人物总陷于各种“逃遁”的行为方式，而实际上，“逃遁”后的人物，却总是以悲剧收场。在林徽因小说中，她笔下的人物的“逃遁”一般表现在对旧有生活环境的摆脱。也可以说，“逃遁”是为了寻找光明的出口。

在小说《模影零篇——吉公》、《模影零篇——文珍》等作品中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的这种经验。《模影零篇——吉公》中的主人公吉公生长在老派头旧家族的宅第里面，对传统的读书学做对子没有兴趣，却醉心于科学事物，然而，在封建传统的旧式家族里是无法实现吉公对于科学的梦想的，于是在一次与外江人短暂接触后，为了在大上海看到真正的火轮船，而选择了入赘她家。吉公的这一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疑是平地惊雷，但寻求自由，摆脱旧有环境的念头占据了他思维的上风，他的“逃遁”自主而决绝，从传统封建的狭小牢笼里逃到大上海广阔的天空，这里的“逃遁”代表的是摆脱与反叛。

在小说《模影零篇——文珍》中，主人公文珍是旧式家族里的一名丫鬟，她聪明能干，美丽大方，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她不愿意成为封建家族的待嫁品，而毅然在出嫁以前和一个革命党逃跑了。这个勇敢的女子以“逃遁”的形式宣告与旧式婚姻决裂，文珍的逃跑无疑是为了摆脱旧家族，旧礼教的束缚，渴望在社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拥有自由幸福的生活。

然而林徽因超然的眼光并没有局限于关注“逃遁”这一过程，更加关注的是由此引发的结果。“逃遁”以后主人公似乎没有得到最初所设想的理想状态。小说《模影零篇——吉公》中的吉公选择了去上海，过上了富裕的物质生活，然而在上海的工作并没有对他精神上超物质的兴趣有所帮助，有所启发，“而所余仅是一片和蔼的平庸和空虚”，“认真地说，他仍是一个失败者”。作者在小说的尾部寄予了自己的人



生思考，“逃遁”只是暂时的解脱，而更深层次的解脱，个性与环境的协调以及个性的自由发展，却不是“逃遁”能做到的，那需要漫长的过程，经年累月的社会变革才能真正完成的。小说《模影零篇——文珍》里的文珍逃离了她固属的轨道后，却从此音讯全无，作者以开放式的结尾为读者留下了一个想象的空间，“一年以后，我还在每个革命画册里想发现文珍的情人。文珍却从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无法忽略文珍生长的时代背景，那是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社会变革还没有真正完成，个人在时代的洪流里势必渺小而卑微。恩格斯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文珍作为旧式家族的丫鬟，或者有冲破礼教的勇气，但社会的现实不能给她幸福的空间，当一个社会还没有真正实现人人平等的时候，文珍的行为仅仅只能代表一种“异类”，等待她的并非海阔天空的自由翱翔，而是更加沉重的人生。因此，作者在结尾时才会以一种怅然若失的口吻来表达文珍的音讯全无，这里不仅仅寄予了“我”对文珍的怀念，更体现了作者对个体生命在人类社会遭到磨难的担忧。

同样无法忽略的还有小说《九十九度中》里阿淑的悲剧，所不同的是阿淑没有选择决绝的“逃遁”，而选择了“陷落”在旧式婚姻的坟墓里。阿淑是受到过新思想影响的女性，但仍然无法摆脱旧式家庭的压力。她虽然也苦苦挣扎了三年，但依然改变不了嫁给那个“庸俗的典型触碎她那一点脆弱的爱美的希望”的陌生男人的命运，她不得不遵从父母的意愿，带着疑虑出嫁。

无论是吉公，还是文珍，或者是阿淑，他们的悲剧命运大都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我们把这一类悲剧形态归类为社会悲剧。在社会悲剧的背后，凝结了作者自由而平等的意识，当社会和现实无法给予人基本的需求的时候，“逃遁”或者能缓解一时之痛，

但不能完全满足人自由发展的需求，而“陷落”更是连挣扎的余力都消失殆尽。林徽因在小说中隐现了对自身，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具有强烈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思想。

命运悲剧是林徽因小说暗藏的另外一种悲剧形态，命运悲剧在她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一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无法逃脱。想寻找一个栖身的出口，最后却往往以死亡作为终结。小说《模影零篇——钟绿》的主人公钟绿是一个极美的美人，她出身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时代，有良好的家庭环境，却陷于无数次的“逃遁”中。她与母亲决裂，独立出来半工半读，游离在各个城市之间，厌倦了城市纷繁复杂的生活，而选择在原始素朴的乡村里散布知识；她向往东方文明，希望有一天到中国去坐帆船，然而最后却意外的死在了帆船上。由最初的“逃遁”转变成了最后的“陷落”，但结局却无意外的是悲剧。作者在小说的开始便暗示了钟绿的命运悲剧，讲述了一个关于红颜薄命的故事，如花般美丽的钟绿也并不能逃脱命运的安排。无论是在喧嚣的城市还是“逃遁”在素朴的乡村，钟绿对于自身命运都无从把握，死亡于是成了她唯一的归属。这里，死亡成为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宣告了“逃遁”的结束，“陷落”的开始。而小说《模影零篇——绣绣》中的主人公绣绣美好而精致，她从小没有父亲的爱，被父亲抛弃的母亲性格暴戾无常。绣绣一方面忍受母亲加诸在她身上的精神折磨，一方面忍受没有父爱的无奈伤痛。终于在一个落雪的清早里选择了自我“陷落”，“陷落”到另外一个也许会带给她极乐的世界里。绣绣的“陷落”是对现实人生无力抗争的最终选择。我们看到无论是钟绿的生命终结还是绣绣的肉体毁灭，作者对于美好事物的消失都带着强烈的感伤情怀，这种感伤情怀恰好成为林徽因悲剧意识的聚敛物。

总结，在小说里，她营造一个感伤的艺术空间。她作品里的悲剧意识，不是悲观消极的产物，而是作为一个有艺术良知的作家对社会，对命运的深沉思考，这种思考是她真诚的面对自我的创作态度。

## 第四章 浓浓的人性或人道主义情怀

林徽因曾说：“一个生活不丰富者不在客观地见过若干事物，而在能主观的能激发很复杂很不同的情感，和能够同情于人性的许多方面的人……”<sup>46</sup>少年时期，林徽因接受的西式教育，以及后来的留学生活，又有机会大量阅读西方作家的作品和理论著作，从而更加深刻地了解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先进文化。学成回国之后尽管过的是知识阶层的生活，与老百姓的生活隔着“一扇窗”，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女性，她时时关注“窗子”外面的世界，尤其是与梁思成在山西考察古建筑时，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于是内心潜藏的人道主义思想很自然地喷发出来，体现在小说中就是选取一些普通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

她虽然也写人生、写社会，写民族与国家，但都是从“人性”出发，而非“阶级性”。可知“诚”的小说观在其小说创作中也得以体现，达到了理论与创作的和谐统一，这就是她小说中浓浓的人道主义关怀。

### 第一节 人道主义的定义

人道主义，“源出于拉丁文humanus，有译作‘人文主义’。十四到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先进思想家，为了摆脱经院哲学和教会思想，提出了人道主义，作为反对封建、宗教统治的武器，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把人道主义的原则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道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它在资产阶级初兴和上升时期，广泛地反映在哲学、政治和文学艺术等方面，在反对封建思想的意义上，起过积极的作用。

---

<sup>46</sup>陈学勇：《林徽因文存：散文、书信、评论、翻译卷》，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页143-145。

它揭露贵族阶级的必然没落和资本主义的某些不合理现象，同时又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sup>47</sup>

## 第二节 人道主义的关怀

作者在《绣绣》、《文珍》和《吉公》里不仅体现了她对弱小者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而且最主要的是作者换一个角度写人物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从而使人物的形象大放光彩。这位中西文化合璧的天才少女并没有囿于门第之念，大胆地走出闺秀，突破了当时女性作家诸如凌叔华之类所流行的“闺阁体”之写作方法，把视角延伸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去探索主人公的命运及其最后的归宿，平淡之中见真实，细腻之中见真情。林徽因对当时女性敢于冲破那种根深蒂固的婚姻观念而多加赞赏，对文珍敢于奔向广阔天地追寻美好的人生而高兴异常。在这篇小说中，文珍和“我”口口声声地说文环的惨死，她是想去诉说着什么呢？为什么从文珍的口中说出：“小孩子家太懂事，不好的……”这种懂事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我想，文珍口中的懂事应该是她不想让女孩子过早的接触感情，接触那悲苦的命运。而当时在那样的时代，女人自己是不能去主宰自己的命运的，小说中的文珍勤劳、善良、温柔，当“我”刚去篁姊家时，她怕“我”一个人寂寞，带我去正厅吃饭。当篁姊责骂她不该带“我”到小厨房去睡觉而让我受热时，她说“我”初来乍到，要替“我”解闷。她带“我”在树荫下拆毛衣，“我”帮助她拉着布，她一个人剪，一边还同“我”讲故事，讲文环的故事……，文珍聪明，她的粽子裹的好，做的香袋更是特别出色，她向往学习。文珍又很勇敢，很沉着、刚毅。当家里的人要把她卖给钱庄管帐的时，小说中这样描写她的：“我”以为她又哭了，她可不，忽然立了起来，上了小山坡，颠起脚来连连折下许多桂花枝，拿在手里嗅着……与其说她痛恨男人，更不如说她是痛恨当时的这个社会，痛恨当时那个社会中女人不能自己主宰自己任由摆布的悲苦命运。难怪有些学者说文

<sup>47</sup>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333，410。

珍的形象可跻身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完美的女性形象之列。林徽因自己是个比较完美的女人，她的思想有着明显的西化，她所向往的生活是那种有着丰富的精神情操的生活，她向往独立，向往那种真实而快乐的感情，追求自由与无限的美好。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文珍最后和革命党一起去找寻自己的幸福，自己去追寻美好的人生。文珍的命运是不同于鲁迅《伤逝》中的子君的，子君虽高呼“我是我自己的”，但子君没有踏踏实实地去投入真实的生活，她所追寻的人生快乐也就是在她自己那一个很小的感情圈子里，当这个圈子不能去承载她的寄托时，她只有去选择死亡。而文珍出身悲苦，对于她自己的命运和她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她有着清醒的认识。

《吉公》和《文珍》都是作者把笔触伸向下层劳动人民的，这两部小说的结局也都是作者所期许的。文珍为了自由奔向时代的洪流中去，而吉公也脱离了旧时代家庭的束缚，摒弃了流言蜚语，勇敢地追寻自己所想要的生活。如果说文珍身上寄托着林徽因对女人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思索的话，那么在吉公身上更寄予了作者对自由与知识和开明文化的深深渴望。林徽因在双重文化教养下长大，她有其独特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情感体验。所以她对当时中国的底层人民是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的。吉公就是这样的例子，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家族那样的底层。他聪明、善良、执着。他不喜欢读那些四书五经，而我们这些孩子对吉公的感情总是那么柔和，并时常对他不少的惊讶和钦佩。因为他给我们这些孩子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开创了我们对新知识与新生活的渴望。文中说道：“在那楼上，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所汲取的知识，许多确非负责我们教育的大人所能想得到的。随便说吧，最主要的就有自鸣钟的机轮动作，世界地图，油画的外国军队军舰，和照像技术的那种，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吉公这个人，他的生平，他的样子，脾气，他自己对于这些新知识的兴趣……”吉公习惯于惭愧、谦卑，退让，拘束，他也不和别人争，安心地做自己的事。但作者的笔触并没仅仅停

留在此，并不是为了去歌颂劳动人民的平凡与伟大，而是通过吉公这个形象去让我们读者自己对命运产生一种沉思。这样作者就上升到理想的层面，去折射一段时代陈迹。吉公其实并不甘于现状，当时的旧式家庭给了他太多的束缚，使得他空有一番才能却没有地方去发挥，去实现。最后，他走了，他实现了他自己人生的幸福，可他自己曾经有的梦呢？他自己的理想呢？只能随风远逝，付诸东流了，淡淡的哀愁涌上心头，空留一番嗟叹。书中说道：“中年以后不经过训练，自己琢磨出来的机器师，他的成就必定是有限的。纵使他有相当天赋的聪明，他亦不能与太不适当的环境搏斗……认真地说，他仍是个失败者……”人的一生不外乎就那几十年，林徽因和别的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她是从人的观念来写人，写人的理想，写人所追求的梦，写对自由的渴望。吉公和文珍都有一种不愿屈从命运安排的抗争精神，他们走出家庭，勇敢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尽管两个人结局各异，但他们的精神是可嘉的。这种结局的安排，体现了作者内心关怀人、尊重人的人道主义思想。

与前面两个小人物相比，《绣绣》中的绣绣属于另一种类型。她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但父母感情不和，父亲另有家眷住在别处，绣绣同有病的母亲则寄住在亲戚楼下的两间小屋子里。母亲因生了六个子女身体虚弱多病，被父亲抛弃后脾气十分暴躁，经常为一点小事而埋怨责备绣绣，且常常指使绣绣做这做那。她的父亲偶尔过来，也偶尔抱抱绣绣，但这种机会少之又少。绣绣经常面临的是母亲的喋喋不休与父亲的冷若冰霜或暴跳如雷。绣绣渴望父爱，希望父母和睦，为此也想劝解母亲，结果招来母亲更为激烈的责备。绣绣幼小的心灵备受折磨，只能“抱着破碎的想望”而“无限的伤心”。但即使这样，绣绣内心深处对父母的爱还是很深厚的！她苦苦的挣扎在委屈、不平和羞愤中，终于在那年冬天一个初雪的清晨里飘向天国。如果说前面几位小人物基本上是外力作用的结果，那么绣绣则是最亲近的父母合伙折磨的产物。小说不

长，但蕴含的意义很深，既有对绣绣这个弱小生命被无辜摧残的人道主义同情，也有对现代人性缺失的忧虑和对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真诚与友爱的深切呼唤。

## 结语

林徽因的小说比起她的诗作来说，非常地有限。而她独特的家族背景和个人经历，无论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促使其始终走在一条贵族化和个性化的道路上。林徽因诗作的美在这里无须多说，而《模影零篇》用短小的篇幅，精湛的语言把她对生活的感悟，对心中那无限美的向往、对生命的珍视、对知识的渴望、对自由的追求描写到了极致。所以我认为真正能代表她小说创作风格和她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的应该归属这由四个小短篇小说构成的小说集。

林所坚持的文学理念是描绘作家所“熟识的生活”，剖析“贴己生活的矛盾”。她认为她在文学创作上的使命，就是以诚恳的态度尊重艺术的独立价值与规范，从而写出有创造力、“纯真”艺术性和“个性”作品来奉献给整个社会。她是一个具有典型唯美主义倾向的女作家。珍贵的求学经历、独特的感情体验给了她创作一次又一次的灵感。在她的生命中，父亲林长民带她出国留学，让她认识了世界之大，开阔了她的眼界，让她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地海阔天空，灿烂地遨游；公公梁启超让她知道了什么是对自由和对新思想的向往；徐志摩带她走进了现代文学的大门，让她领悟了文学的真、善、美，认识了生活的浪漫与美好，并知道了什么是对自由的渴望。梁思成这位终生的伴侣不离不弃，让她感悟了生活的务实与真切；金岳霖以哲学家的大彻大悟最终让她读懂了生活的真谛。所以林徽因的作品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既是唯美的，又是相当具有诗意的。难怪她的好友费慰梅这样评价她：“林徽因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sup>48</sup>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傲然独立的精神

---

<sup>48</sup>费慰梅：《回忆林徽因》语文世界，2001年，页4。

情操，对事业上的执着追求及文学作品里“诚实”风格更显示了她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和文学才华的杰出女性。

诚然，文学角度来说，林徽因的作品还只是处于一种边缘地带，但这并没有妨碍其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模影零篇》把女性对于社会的失落的叹息，把人生繁华背后的那种苍凉作了最好的诠释。同时我们从小说中也看到林徽因的一生其实也是很寂寞的，所谓的姹紫嫣红只不过为她自身的寂寞搭成了最好的背景。这我想就是她对生命的一点真实体悟吧。

#### 参考书目

1. 陈新华：《百年家族·林徽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陈学勇：《林徽因文存：散文、书信、评论、翻译卷》，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
3. 陈学勇：《林宣访谈录/林徽因寻真——林徽因生平创作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4. 陈钟英，陈宇：《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5. 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
6. 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7. 林徽因：《窗子以外》，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
8. 林徽因：《悼志摩》，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



9. 林徽因：《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
10. 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
11. 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12. 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13. 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14. 萧乾：《才女林徽因/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 参考文献

1. 费慰梅：《回忆林徽因》，“语文世界”，2001年。
2. 郭彩云：《唯美的叙事——林徽因小说〈钟绿〉》，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
3. 蓝棣之：《作为修辞的抒情——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5年。
4. 林清：《谈谈林徽因的小说创作理论》，普中学院学报，2006年。
5. 吕丽娜：《京派女作家凌叔华、林徽因小说的叙事艺术》，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
6. 岳晓英：《论林徽因小说创作中的“出走”模式》，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

7. 阎开振、孙月冬著：《林徽因的文学观和她作品中徐志摩》，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
8. 庄萱：《叙事艺术的绘画、雕刻、建筑美——京派女作家小说研究之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